「文房四寶」的故事(下)

眼睛是一個人的靈魂之窗，而書畫對於中國人來說則是追溯文化底蘊的憑藉。隨着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沒落、興起，從古至今，由南北朝時期起經歷朝代更替來到現代社會，毛筆、書畫幾乎沒有離開過中國人的生活，它給我們記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靈魂。但當科技充斥着我們的生活時，我們又是否能夠想起毛筆和書畫是能夠帶給我們的一道道美麗風景與藝術境界？

一切從校園開始 書畫乃修身良藥

書法是一種修行 繪畫是宣洩內心

「冥想」、「靜觀」成為了近年的關鍵字，在充斥着壓力、心理疾病的社會中，很多人願意花時間學習讓自己安靜下來，釐清思緒。然而，我們卻忽略了早就在身邊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樣能讓人遠離煩囂、放下世俗的時光。其中書畫藝術帶領觀賞者走進自然與精神的高度，同時也能給執筆者帶來心靈上的療癒。

一枝毛筆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記者找到兩位來自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全職書畫家分享到書畫怎樣扎根在他們的生命以及這個文化在香港的生存狀況。香港硬筆書法藝術協會副主席游尚澤形容「書法是一種修行」；藝術家徐沛之是從寫書法到繪畫，用繪畫來發洩情緒。時下年輕人很易浮躁，學校應該推動書法教育，好讓年輕人學習修身，政府亦應該有措施作鼓勵。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游智行與他的代表作品《禮記》。

游尚澤，筆名游智行，香港硬筆書法藝術協會副主席、香港書法專業人員協會委員以及香港養生書法研究會藝術顧問，書法作品除了在內地各地展出過以外，亦分別於日本、法國等大城市留下足跡。游智行的生命跨越了大半個世紀，書法在他小時候就闖進了他認知的世界，一直揮之不去，可是卻因為生活條件的限制，未能購買毛筆和字帖。

書法改變了游智行的人生

從小在湛江成長的他，看報紙上的「郭沫若字體」以及寺廟裏面年代久遠的碑刻都成為他偷師的一部分，回家後憑記憶跟着學習書寫。直到游智行1980年離開湛江，來到香港定居，開始了穩定的工作，他除了在工餘時間自學書法以外，他還會關注各種書法的展覽與動態，甚至連街上寫得好看的招牌也會好好去細看一遍。書法中的五種字體：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游智行都無間斷練習，從學會使用不同毛筆書寫不同的字體，到區分書法家的風格和派別都非常熟悉。「我什麼字體都會去寫，現在我多寫行書和楷書，我比較喜歡它們的造型。」游智行直言無論是毛筆的運用，還是技法上的掌控都能得心應手。

■「智行書藝社」創辦人游智行，對不同毛筆的運用非常熟悉。

游智行在香港分別做過牙科技工以及來自日本觀光客的導遊，他憶述自從1997年以後來香港的日本客人越來越少，當時又再次給牙科醫生做兼職，直到2003年遇上「SARS」，他迎來了生命的轉捩點。「『SARS』對我工作下去的前景很不樂觀，所以我就開始想，不如找一份自己感興趣的職業，就這樣入行書法，本來就沒有想過要有什麼大發展，但就越做越開心。」2002年游智行參加了全港書法大賽，並獲得了季軍，贏得了知名度後慢慢步入書法的生涯，在北角電氣道的一個商場創辦了「智行書藝社」，學生從4歲到85歲，每個人都帶着各自的目的來到學書法。

「書法是一種修行」游智行認為在寫書法的背後，還有更多無形、更深遠的意義需要學生自己去領悟。

練習書畫提升個人素養

而過去一直在工作中奔波勞碌的游智行，在書法中找到了自己喘息的空間，同時培養出前所未有的耐性。「以前我沒有什麼耐性，做事情很着急，而且很馬虎。」游智行用行書寫的一幅作品《禮記》對他個人來說具有代表意義，在字裏行間的書寫他不僅僅能夠找到一份平靜，亦在文字中感悟人生的智慧。因此除了在自己的書藝社教書法以外，游智行亦被邀請到兩所中學教書法。當中有老師希望游智行多花心思在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中，讓他們從寫書法中能夠得到更多的啟發和行為上的改變。游智行憶述，曾經有母親把自己的孩子帶到書畫室，她提醒游智行孩子有專注力不足的問題，或許會調皮、有破壞東西的行為，希望他能夠諒解。但是當游智行帶孩子走進了書法的世界，他幾乎坐了一個小時也沒有動，一直專注於書法練習當中。其後，游智行也曾經在中學遇上讀寫障礙、過度活躍的學生，雖然練習書法不能完全治癒這些障礙，但是游智行通過觀察他們的行為上的改變和學習態度，相信書法對於這一類型的學生存在一定的幫助。

「近年有些學校會接收一些學習障礙的學生，部分學校都會希望通過書法來培訓他們的心智與行為。」游智行又將書法比喻為音樂，動筆、刻畫與節奏和拍子一樣，拿捏到輕重就能提升一個人內在的素養與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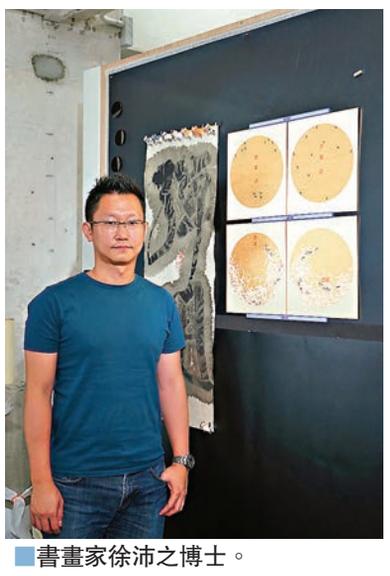
■繪畫能讓徐沛之暢所欲言。

徐沛之從教書法到全職畫畫

「我開始覺得書法創作沉悶了，它給不了我完全的滿足感，無法讓我暢所欲言，而繪畫正可以彌補這個缺口。」徐沛之從中學開始就跟翟仕堯老師學習寫書法，後來在中文大學修讀藝術系學士、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曾經在大學擔任講師、獲過香港當代藝術獎2012青年藝術家獎等不同的獎項，現為全職藝術家，同時在大學任教書法。和游智行無異，書法同樣伴隨徐沛之成長，但自2015年在中國嘉德（香港）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書畫部工作以後，徐沛之給自己找到了另一個出口。

「那時候無論是徵集還是鑑定書畫作品，都差不多是我一個人完成。」徐沛之提到在大學學習的時候都是看著名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數量並不多，但在拍賣行就會看見大量市場上雖不是頂級，但水平相對較高的作品，因此處理畫作的過程帶給他無比興奮的感覺。「工作兩年間學到了很多，而我畫畫的衝動也越來越強烈，感覺自己吸收夠了，開始懂了，就決定辭工全職畫畫。」從簡單的畫蚊子、飛螞蟻開始，徐沛之衝破了寫書法和文字的瓶頸，在中國傳統的山水、大自然風景和動植物中找到了更舒適的表達方式。以畫飛螞蟻為例，徐沛之曾描繪昆蟲來比喻一些受大眾忽略的形象，牠們活在很爛的生活環境，象徵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書法往往靠一首詩、古代的文學作品去書成，但卻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同樣的景況，文本有時候真的很難形容真實的內心世界，所以畫畫對於我來說比較容易說話。」徐沛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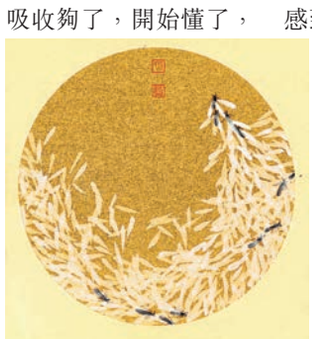
■徐沛之作品《九淵之四》。



■書畫家徐沛之博士。

學習繪畫是療癒情緒過程

徐沛之的作品《九淵之四》正在K11 HACC展出，介紹中提到他足足用了三個月去完成具有宋畫風格、大自然的畫作。徐沛之透露自己一直都有強烈的負面情緒，這個畫作中呈現了他壓抑的思緒，除了水墨以外，他還利用碳粉來粉飾畫作中的樹，以突出光暗效果，體現自己的黑暗面。「當中有兩棵樹，細節要慢慢臨摹，我重複地在加層次，腦袋放空起來，那段時間情緒會比較好，人會比較平靜。」徐沛之覺得創作一幅作品都是先以自己的性格出發，即使是寫書法的古人、現代人也好，性格都不一樣，作品能夠體現一個人做事的模式。他直言自己是一個溫和的人，喜歡用大幅的作品來發洩自己的情緒。「人生會遇上很多事情，或許會讓人感到生氣或者抑鬱，但其實不一定要在生活上爆發，我就會選擇在作品中抒發。」徐沛之的作品中很多時候都藏着不同的寓意，比如他認為樹木是生命力的象徵、飛螞蟻在講浪漫、淒慘的東西，繪畫讓他憑着畫面上的感覺去呈現精神世界。他認為繪畫和寫字一樣都是治癒心靈的方法，坦言要不是有書畫在生活中，他一定會因為這些情緒而瘋起來。「好多時候書畫都成為了我『逃避』的空間。」徐沛之憶述。



■徐沛之通過描繪昆蟲來書寫一種精神。

政府應曲線投放資源到書畫界

無論是寫書法還是繪畫，游智行與徐沛之都認為學習書畫能夠提高一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他們在習書畫的過程中都閱讀到不少文學作品，筆者都是古代的精英階層，從中了解到當時的時代背景、美學發展與哲學思想，將它們整理和關聯起來就能夠更加深入明白到中國文化的底蘊。

感受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操

在書法作品中書寫的都是中國的詩詞歌賦和哲理，游智行覺得每一次寫的都不需要多，簡而精就能在每一次書寫中吸收和領悟。所以他平日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上載自己作品，讓追蹤者和學生每天都能在書法和中國文化方面有所得着，就好像他近日上載出自王維的《終南別業/ 初至山中 / 入山寄城中故人》裏面的一句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正正勉勵在逆境中的香港人，先把得失放下，靜待新的希望和局面。

除了臨帖、落筆的技法，游智行提醒練習書畫的人觀察身邊的萬事萬物對一個人的書法作品也非常重要，因為作品亦會被創作者對一件事的參透而受到感染。

被問到香港習書畫的風氣是否相對內地或者其他地方沉寂，游智行與徐沛之異口同聲的否定，甚至覺得香港一直存在一大群喜歡欣賞和學習書畫的人，只是課堂、展覽以及相關的活動多發自於民間，由政府或者官方機構發起的活動並不常見。反觀，與中國內地、台灣、日本等地相比，香港練習書畫的人口比例相差甚遠。尤其是中國內地，各個中小學對於學生書法的要求越來越高，香港的教育制度反而沒有這種思維，書法在香港的學校不但不是必修課，學校也沒有鼓勵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以及培養其審美。

港書畫活動多發自民間

「這個跟香港的英治時期有關，因為香港人大部分都是接受西方教育，變成現在的校長和老師對中國文化認識不多，都是傾向於給學生灌輸西方思想。」官方的機構並沒有正視中國文化，游智行卻觀察到香港民間還是不缺積極推行傳統的人，正如香港和內地之間一直都互相交流，在兩地攜手舉辦書畫展覽。游智行盼通過兩地之間的交流感化年輕人，提升他們個人的品德，從而減少社會運動的發生。

大學藝術學系應承擔起責任

徐沛之同樣覺得要拓展書畫在香港的群體，必須從年輕人入手，盼政府能夠在教育中着手。他認為書畫界的財力本身就已經很充足，只是需要在學校裏面開始實踐。「書畫教育過分依賴民間，而書畫界一路都行師徒制，並靠私人專業成人教育機構、進修學院等舉辦業餘課堂，這種環境不太適合培養專業或者高水平的人。」

徐沛之認為教育局應該是從下而上提供書畫教育，另外還需要大學的學院藝術學系承擔起責任，因為他們教育的方針與態度對書畫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他關注到現在大學藝術系資源不但不足，書法老師大部分都是兼職，上完課就離開，很難建立起有基礎的教育，形成惡性循環。「香港很多中國傳統文化，比如是繪畫、武術或者中醫等都是行師徒制，都是言教，其實身教也很重要。」徐沛之希望政府能夠關注並帶動氛圍，從教育開始改變人們的書畫的看法。

除此以外，書畫對於大眾來說一般都停留在藝術、陶冶性情的層面，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都「冇用」，但是在徐沛之眼中，書畫無論在商業市場還是個人層面都有極大的價值。

「香港的市場其實很大，只是本地的藝術家只佔小部分，因為大家覺得這一行『搵唔到錢』，自然就會少人去做。」徐沛之認為政府其實可以曲線多投放資源到書畫界，先讓人看見前景，並鼓勵藝術館多購買本地藝術家的作品。要是商業活動蓬勃起來的話，他覺得書畫藝術慢慢就在走上來。

■游智行用王維的詩句來勉勵面對逆境的香港人。